

◇流年碎影

打年食

黄骏骑

冬至一过，离春节也就个把月的时间。这时候，勤快的家庭主妇就没有闲下来的工夫，趁晴好天气，家家户户洗山芋粉，磨糯米粉，打豆腐，熬糖……忙得不亦乐乎，浓浓的年味弥散在村头巷尾。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揣红芋角

老家习惯把红薯称为红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队的旱地、各家的自留地里，夏季多栽红芋。入秋，挖出来的红芋堆了一院子，蒸着吃补充主粮不足，也做猪饲料，还可用来揣红芋角。

那阵子，母亲留心广播喇叭里播出的天气预报，若是连续几天晴朗无雨，便来个全家总动员，挑选表皮光滑的红芋，用柴篮抬到池塘边逐个洗干净，腐烂、有虫眼的地方一定要剔除，否则日后吃起来苦且有沙粒。轻轻削除表皮切开，加水后就可以下锅了。

架起松树片柴，灶膛里的柴火烧得旺盛，不一会儿，锅里的红芋“咕噜咕噜”，此起彼伏地冒出小泡泡，散发出阵阵香味。红芋煮得烂熟，熄火焖一阵子后盛到木制的饭盆里冷却，洒上些芝麻，用锅铲使劲揣。这手上的功夫至关重要，揣得越糍，红芋角就越好吃。直到揣成糊状，方才歇手。

第二天清早，母亲早早起床，先用菜刀轻轻将饭盆里的红芋切成方块，摆在圆篮（一种圆形的蔑制品）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切成片，片子越薄越好。这活儿虽不重，得心细，急不得。下手稍稍重了，红芋块就碎了，不成片。

经过两三天的日晒，红芋片干了，再用剪刀一片一片地剪成长条形或三角状，用干净的河沙暴炒。这当儿，火候很难把握，火猛了，容易炒焦；火功不到，吃起来不脆。

炒熟了的红芋角，趁热装进瓦罐里，留作过年时给来拜年的孩子们吃。红芋角又香又脆，没有添加剂，不亚于眼下超市里的那些吃食，平时我们做零食搭嘴，二三月里挑草皮，大人们还用它来充饥。

熬板糖

大概是米糖非常硬，像木板一样，因而米糖又叫板糖。而今在乡间，青年妇女会熬糖的越来越少，已到了失传的地步。年轻时，我曾目睹岳母熬板糖的全过程。

米糖的原料是大米，品种不论。杂交稻米、粳米、糯米，出糖率高，一升米能熬一斤糖。早上，米煮成饭后，就开始加麦芽粉、石膏粉伴作。配方极讲究，一斗米加一升干麦芽粉一酒盅石膏。麦芽又以大麦为佳。伴作时加冷水，须反复拌匀。水量以拍平后手指缝出水为宜。然后盖上锅盖，要用小被条、棉衣紧紧捂住，使之密不透风。如果钻进了风，熬出的糖就会发酸。这时，锅灶里以干牛粪糠头稻壳柴苑为燃料，用小火慢慢地煨烧。这大概就是发酵起反应的过程吧！冬天气温低，要煨五六个时辰。待到发酵后的米饭，成了甜味极浓的清水状，饭粒无骨子时，就开始榨糖。用纱布或夏布作包皮，置一木架于锅上，将锅里的糖水舀入其中，再用力挤揉榨干，留下的是糖糟。糖糟是喂猪的精饲料。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熬糖。用大火煎熬一个多小时后，锅里的糖水先是出现像粟米花样的波纹，再大些，似牛眼珠子，到了翻猪肚子状的波浪时，糖就快成功了，白中略带红色的板糖就会出现。再用小火煎一会，盛起后揉成饼状，放到预先备好的生米粉上，防止粘成一团。待冷却到不冷不热时，开始拔糖。一木棒插入石磨眼里，双手像拉绳索一样，将硬糖拉成六尺长左右的丝状。反复多次，越扯越白。再揉成长条，加一汤匙猪油，根据斤两，用沾了猪油的快刀切成馒头大小的饼子，置于粉罐中，存放到过年。到时，或切芝麻糖、冻米糖，或馈赠亲友。

熬一锅十斤米糖，从早到晚，少不了一整天的工夫。锅上锅下，经过煮、拌、熬、拔、切等工序，才能成功。这其中火功、配方是关键。火功不到位，熬出的糖不甜还发酸，且不足秤。就是到了最后还得用心。火老了，糖太硬；火嫩了，不成形。麦芽石膏配不好，熬不成糖，只剩下一锅米汤样的水。在农村，熬出这样的过年糖，会认为是不吉利，要背时，老人要难过好一阵子。

熬板糖，是当年的农家乐。板糖熬成功了，大人小孩都会分享。带着米香的板糖，吃时一点点地啃，慢慢地咀嚼，缓缓地吞咽，尽情地咂摸其中滋味，甜而不齏，软而不黏，丝丝清香在口中流连。



乡间小戏 佚名 摄

◇ 儿女情长

新年与弟书

陈少林

旧岁已逝，新年正旺，普天同祝，家家共庆。而你却仍在异乡，故土上的兄长，通过笔墨和纸笺给你拜年！

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此乃古训，然已扎根钱塘之地的你今年却不能如愿。母亲思你甚重，每日念叨不已，仿佛你会于某个次日忽然挈妇将雏推门而入。去年正月初二日，母亲对我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每年的此日都要回娘家省亲一次，而在外的你弟连女儿都不如了！”母亲的话有怨，更有一种出于母子之情的理解和无奈。

现在，家乡对你来说已是故乡。估计过几年，你儿陈逾会向你提问：“爸爸，望江是个什么地方？它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表格上为什么要填它呢？”这时你可能会对他说：“那是爸爸永远的根，越老越深；那是爸爸永远的梦，越久越香，尽管会变得缥缈，但不会消失……”

有一个去世不久的长辈说得好：“一个通过读书而走到外面去谋生的人，他永远离开袍衣之地的时间，不是考上大学之日，而应该从念高中甚至初中时算起！”想想真是这么回事，譬如你，初中是走读生，每天都要回家，但高中三年却是在县城里念的，很少回家，然后是出省念四年大学，接着就是到了另一个城市工作，没有间歇，马不停蹄，并且完全从法律（户籍）上确立了你与桑梓之地的脱离。当你娶妻生子，建立了你自己的家，原来的家就成了“老家”或“父母的家”。你的思念成了乡愁，你偶尔的回来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意犹未尽的父母，老泪纵横。

你是父母放飞的风筝，虽然还连着一丝细线，但永远收不回了。你是父母的骄傲，远离你的父母尽管饱尝思你之苦，但心中永远是充实的。

作为兄长，我曾是你强大的依靠，你则是我一个影子。我们生在贫寒之家，孩童时，你在外面受到委屈，我闻知总会怒不可遏地去找欺负你的人算账，与人打架，因此带给父母的麻烦不少。我读初中时，你喜欢跟着我跑，许多时候我很烦。只是有一次你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那是上晚自习的时候，家在上海的夏老师走进了教室，并且牵着一个小孩，说这小孩是谁带来的，蛮可爱的嘛。我一看是你，心里便骂你。你就靠在教室的后排等我下课。夏老师在这晚总

共摸了你三次头，夸了你五次蛮可爱。回家的路上我也觉得你是蛮可爱的。

兄弟是天生的手足。我们天各一方后，心却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使我确实有心灵感应这种东西。我烦恼你就焦心，我不顺你也就添了心思，我有了成绩你就高兴。我这几年在工作上是经常不称心，受憋屈，尽管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然仍动辄见尤，一直受挤迫，生存的困境是越来越重，就想着一走了之，到你那个城市去换一份工作做做。你认为我一文不凭，二无良好的体力，又届中年，尽管能写一点东西，到外面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实在不易，还不如一方面稳住心态，坚守岗位，迎难而上，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勤奋创作，或许还能柳暗花明，别开洞天。每回你打电话来总是劝我，使我渐渐收回了企图放飞的心。

兄弟是天生的缘分。我现在想，在这个绿色的地球上，凭着什么我们的身体发肤如出一辙，体内都流动着相同的血脉，咳嗽的声音都一样地酷似我们的父亲，那就是缘分。缘分这个东西既是形而下的又是形而上的。最宝贵的是一世而斩——它只真正存在于两个直接的当事人之间，当他们在世间消失后，它也随之而逝。譬如你和我这对兄弟，我们都不在世之日，我们的后代之间只能退为“亲戚”了，而“亲戚”是我们兄弟缘分随着我们的离世蜕出的一个空壳，到了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这个空壳势必变薄，到最后仅存下一个相同的姓氏，没于茫茫的人海之中。但我不悲观，因为我们已经和正在并将继续演绎我们这一世的兄弟缘分，这就足够了！

兄长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是个心地善良却总是找不到方向的人，是个嫉恶如仇骨子里却软弱的人，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幸这些“基因”靠着你的努力在你身上都调理的较好，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并相信你会在人生搏击场上获得更大的收获。

去年除夕夜，我接你的电话，却只听到3岁的小侄儿陈逾稚嫩的童音：“大伯伯，我背一首诗您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知道这是你对故土对父母对兄嫂无限亲情的一种最深切的表达方式。

新年在即，母盼儿归，兄长我在盼弟归……